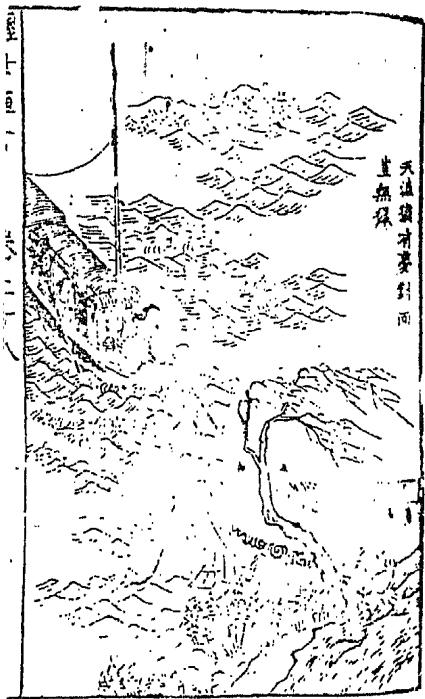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天遠猶有夢對面
豈無保





松門縣印小窗
萬曆茶猶疑春

第二十八卷

吳衙內鄰舟赴約

貪花費盡採花心

身損精神德損陰

勸汝遇花休浪採

佛門第一戒邪淫

話說南宋時江州有一秀才姓潘名遇，父親潘朗曾做長沙太守，高致在家。潘遇已中過省元，別了父親買舟往臨安會試。前一夜父親夢見鼓樂旗彩，送一狀元扁額進門，扁上正註潘遇姓名。早起喚兒子說知，潘遇大喜，以爲春闈首捷無疑。一路去高歌暢飲，情懷開豁。不一日到了臨安，尋覓下處，到一箇小小

人家主翁相迎問相公可姓潘麼潘遇道感也是下
何以知之主翁道夜來夢見土地公公說道今科狀
元姓潘明日午時到此你可小心迎接相公正應其
兆若不嫌寒舍簡慢就在此下榻何如潘過道若果
有此事房價自當倍奉卽命家人搬運行李到其家
停宿主人有女年方二八頗有姿色聽得父親說其
夢兆道潘郎有狀元之分在窓下偷覷又見他儀容
俊雅心懷契慕無繇通款一日潘生因取硯水偶然
童子不在自往廚房恰與主人之女相見其女一笑
潘生之潘生理不惜錢逆解金戒指二枚玉簪一隻

囑付童兒覷空致意此女懇求幽會此女欣然領受
解腰間繡囊相荅約以父親出外親赴書齋一連數
日潘生望眼將穿未得其便直至場事已畢主翁治
盃節勞飲至更殘主翁大醉潘生方欲就寢忽聞輕
輕叩門之聲啓而視之乃此女也不及交言捧進膏
齋成其雲雨十分歡愛約以成名之後當娶爲側室
是夜潘朗在家復夢向時鼓樂旗彩迎狀元扁額過
其門而去潘朗夢中喚云此乃我家旗扁送扁者答
云非是潘朗追而看之果然又一姓名矣送扁者云
今科狀元合是汝子潘遇因做了欺心之舉天帝命

削去前程另換一人也。潘朗驚醒將信將疑未幾隔曉潘朗閱登科記狀元果是夢中所迎扁上姓名其子落第待其歸而叩之潘遇抵賴不過只得實說父子嗟嘆不已潘遇過了歲餘心念此女遣人持金帛往聘之則此女已適他人矣心中甚是懊悔後來連走數科不第鬱鬱而終

因貪片刻歡娛景

誤却終身富貴緣

說話的依你說古來才子佳人往往私諧歡好後來夫榮妻貴反成美談天公大算盤如何又差錯了看官有所不知大凡行好賣俏壞人終身名節其過非

小若是五百年前合為夫婦月下老赤繩繫足不論
幽期明配總是前緣判定不虧行止聽在下再說一
件故事也出在宋朝却是神宗皇帝年間有一位官
人姓吳名度汴京人氏進士出身除授長沙府通判
夫人林氏生得一位衙內單諱簡彥字年方一十六
歲一表人材風流瀟灑自幼讀書廣通經史吟詩作
賦件件皆能更有一件異處你道是甚異處這等一
箇清標人物却喫得東西每日要喫三升米飯二觔
多肉十餘觔酒其外飲饌不算這還是吳府尹恐他
傷食酌中定下的規矩若論起吳衙內只算做半饑

半飽未飽。越心像意。是年三月間。吳通判任清陞選。揚州府尹。彼處吏書差役。帶領馬船。直至長沙迎接。吳度即日收拾行裝。辭別僚友起程。下了馬船。一路順風順水。非止一日。將近江州。昔日白崇天贈商婦琵琶行云。江州司馬青衫濕。便是這箇地方。吳府尹船上。正揚着滿帆。中流穩度。倏忽之間。狂風陡作。怒濤洶湧。險些兒掀翻。莫說吳府尹和夫人。個個慌張。便是篙師舵工。無不失色。連忙收帆。攏岸。只有四五里江面。也掙了兩箇時辰。回顧江中。往來船隻。那一隻上。不手忙脚亂。求神許愿。掙得到岸。便謝天不查了。

這里吳府尹馬船至了岸旁，拋錨繫纜。那邊已先有一隻官船停泊，兩下相隔約有十數丈遠。這官船船門上簾兒半捲，下邊站着一箇中年婦人，一箇美貌女子背後又侍立三四箇丫鬟。吳衙內在船中簾內早已瞧見那女子果然生得嬌艷，怎見得有詩爲証。

秋水寫神玉爲骨

芙蓉如面柳如眉

分明月殿瑤池女

不信人間有異姿

吳衙內看了，不覺魂飄神蕩，恨不得就飛到他身邊，攬在懷中。只是隔着許多路，看得不十分親切。心上一計，向吳府尹道：「爹爹何不敬冰手移去，請在這隻

船上到也安穩。吳府尹依着衙內分付水手移船。水手不敢怠慢。起纜解纜。撐近那隻船旁。吳衙內指望幫過了船邊。細細觀看。誰知纜傍過去。便掩上塘門。把吳衙內一團高興。直冷淡到腳指尖上。你道那船中是甚官員。姓甚名誰。那官人姓賀。名章。祖貫建康人氏。也曾中過進士。前任錢塘縣尉。新任荊州司戶。帶領家眷前去赴任。亦為阻風暫駐。江州三府是他同年。順便進城拜望去了。故此家眷開着輪門。問坑中年的便是。夫人金氏美貌女子。乃女兒秀娥。元來賀司戶沒有兒子。止得這秀娥小姐。年纔十五。真有

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女工針指，百伶百俐，不教自能。兼之幼時，賀司戶曾延師教過讀書識字，寫作俱高。賀司戶夫婦，因是獨妻女兒，鍾愛勝如珍寶。要贅箇快婿，難乎其配。尚未許人。當下母子正在船門口觀看這些船隻慌亂，却見吳府尹馬船幫上，來。夫人即教丫鬟下簾捲門進去。吳府尹是仕路上人，便令人問是何處官府。不一時回報，說是荊州司戶、姓賀諱章，今去上任。吳府尹對夫人道：此人昔年至京應試，與我有交，向爲錢塘縣尉，不道也陞遷了。既在此相遇，應合拜訪。教從人取帖兒過去傳報。從

人又稟道那船上說賀翁進城拜客未回正說間船
頭上又報道賀翁已來了吳府尹教取公服穿着在
艙中望去賀司戶坐着一乘四人轎背後跟隨許多
人從元來賀司戶去拜三府不想那三府數日前丁憂
去了所以來得甚快棹到船邊下轎看見又有一隻
座船心內也暗轉不知是何使客走入艙中方待問
手下人吳府尹帖兒早已進進賀司戶看罷卽教相
請恰好艙門相對走過來就是見禮已畢各叙間瀾
寒溫喫過兩盃茶吳府尹起身作別不一時賀司戶
自拜吳府尹款留小酌與出對內相見命坐於傍賀

司戶因自己無子，觀見吳彥儀表超群，氣質溫雅，
有四五分歡喜。及至問些古今書史，却又應答如流。
賀司戶愈加起敬，稱贊不絕。暗道：此子人材學識，儘
是可人。若得他爲婿，與女兒恰好。正是一對值他居
汴京，我住建康，兩地相懸，往來遙遠，難好成偶。深爲
可惜。此乃賀司戶心內之事，却是說不出的話。吳府
尹問道：老先生有幾位公子？賀司戶道：實不相瞞，止
有小女一人，尚無子嗣。吳府內也暗想道：遠來這美
貌女子，必定是了。看來年紀與我相仿，若求得爲婦，
平生足矣。但他止有此女，料必不肯遠嫁。說也徒然。

又。想。道。其。說。求。他。爲。婦。今。後。要。再。見。一。面。也。不。能。勾。
了。怎。做。恁。般。癡。想。吳。府。尹。聽。得。賀。司。戶。尚。沒。有。子。乃。
道。元。來。老。先。生。還。無。令。郎。此。亦。不。可。少。之。事。須。廣。置。
姬。妾。以。圖。生。育。便。好。賀。司。戶。道。多。承。指。教。學。生。將。來。
亦。有。此。意。彼。此。談。論。不。覺。更。淡。方。止。臨。別。時。吳。府。尹。
道。僅。今。晚。風。息。明。晨。卽。行。恐。不。及。相。辭。了。賀。司。戶。道。
相。別。已。久。後。會。無。期。還。求。再。談。一。日。道。罷。回。到。自。己。
船。中。夫。人。小。姐。都。還。未。所。乘。燭。以。待。賀。司。戶。酒。已。半。
酣。向。夫。人。說。起。吳。府。尹。高。情。厚。誼。又。誇。揚。吳。衙。內。青。
年。美。貌。學。問。廣。博。許。多。好。處。將。來。必。是。箇。大。器。明。日。

要設席請他父子，因有女兒在旁，不好說出意，依要
他爲婿。這一段情來，那曉得秀娥聽了，便懷着愛慕
之念。至次日，風浪轉覺狂大，江面上一望，去煙水迷
濛，浪頭推起，約有二三文高。惟聞澎湃之聲，往來要
一隻船兒做樣，却也沒有。吳府尹只得住下，賀司戶
清早就送請帖，邀他父子赴酌。那吳衙內記掛着賀
小姐，一夜卧不安穩。早上賀司戶相邀，正是吃耳當
招，巴不能到他船中，希圖再得一覷。偏這吳府尹不
會湊趣，道是父子不好齊撥賀司戶。至午後，獨自過
去替兒子寫帖辭謝。吳衙內難好說得好，不氣惱。幸

喜賀司戶不聽再三差人相請吳彥不敢自尊又請了父命方纔脫換服飾過船相見入座飲酒早驚動後艙賀小姐悄悄走至進堂後門縫中張望那吳衙內梳束整齊比平日愈加丰采飄逸怎見得也有詩爲証

何郎俊俏顏如粉

荷令風流坐有香

若與潘生同道市

不知鄰果向誰傍

賀小姐看見吳衙內這表人物不覺動了私心想道這衙內果然風流俊雅我若嫁得這般箇丈夫便心滿意足了只是怎好在爹得面前替商除非他家來

相求纔好，但我便在思想吳衙內如何曉得欲待約他面會，怎奈爹媽俱在一處，兩邊船上耳目又廣，沒討箇空處，眼見得難就，只索罷休。心內雖如此，轉念那雙眼却緊緊覷定吳衙內，人起了愛念，也有十分醜處，俱認作美處。何況吳衙內本來風流自態，轉盼生姿，愈覺可愛。又想道：今番錯過此人，後來總配箇豪家官室，恐未必有此才貌兼全。左思右想，把腸子都想斷了，也沒箇計策。與他相會，心下煩惱，倒走去坐下，席還未煖，恰像有人推起身的一般，兩隻腳又早到屏門後，張望看了一回，又轉身去，牽不上。

與一碗茶的工夫，却又走來觀看，如走馬燈一般，頃刻幾箇盤旋，恨不得三四步，攆至吳衙內身邊，把愛慕之情，一一細盤說話的，我且問你，那後船中，非止賀小姐一人，須有夫人丫鬟等輩，難道這般着迷光景，豈不要看出破綻？看官有箇緣故，只因夫人平素有件毛病，剛到午間，便要熟睡，一覺這時，正在睡鄉，不得工夫，那丫頭們，巴不得夫人小姐不來呼喚，背地自去打夥作樂，誰箇管這樣閒慢？為此並無人知，覺少頃夫人睡醒，秀娥只得耐住雙腳，悶坐呆想。

相思相見知何日

此時此際難爲情

且說吳衙內身雖坐於席間，心却掛在船後，不住做眼瞧看見屏門緊閉，毫無影響，暗嘆道：「賀小姐，我特爲你而來，不能再見一面，何緣分淺薄如此！怏怏不樂，連酒也懶得去飲。抵暮席散，歸到自已船中，沒情沒緒，便向床上和衣而臥。這里司戶送了吳府尹父子過船，請夫人女兒到中艙，夜飯秀娥一心憶着吳衙內，坐在旁邊，不言不語，如醉如癡，酒也不沾，一滴筋也不動。夫人看了這箇模樣，忙問道：「兒爲甚一毫東西不喫，只是呆坐連問幾聲？」秀娥方答道：「身

子有些不好喫不下，司戶道：「既然不自在，先去睡罷。」夫人便起身教丫鬟掌燈，送他睡下，方纔出去。停了一回，夫人又來看覷一番，催丫鬟喫了夜飯，進來打鋪相伴。秀娥睡在帳中，翻來覆去，那早睡得着，忽聞牕外有吟咏之聲，側耳聽時，乃是吳衙內的聲音。其詩云：

天涯猶有夢

對面豈無緣

莫道歡娛暫

還期盟誓堅

秀娥聽罷，不勝歡喜，道：「我想了一日，無計見他一面，如今在外吟詩，豈非天付良緣！」此更羨人，信無人

知覺正好與他相會又恐丫鬟們未睡連呼鼓聲俱
不答應量已熟睡卽披衣起身將殘燈挑得亮亮的
輕輕把艙門推開吳衙內恰如在門首守候的一般
門啓處便鑽入來兩手攙抱秀娥又驚又喜日間許
多想念之情也不暇訴說連艙門也不曾閉上相偎
相抱解衣就寢成其雲雨正在甜美滾處只見丫鬟
起來解手喊道不好了艙門已開想必有賊驚動合
船的人都到艙門口觀看司戶與夫人推門進來教
丫鬟點火尋覓吳衙內慌做一堆叫道小姐怎麼處
秀娥道不要着忙你只躲在床上料然不尋到此待

我打發他們出去，送你過船，剛抽身下床，不想丫環照見了吳衙內的鞋兒，乃道：「賊的鞋也在此，想躲在床上。」司戶夫妻便來搜看，秀娥推住，連叫：「沒有那里！」肯聽，向床上搜出吳衙內秀娥，只叫得苦也。司戶道：「耐這廝，怎來點污我家夫人，便說引起拷打。」司戶道：「也不要打，竟做入江裏去罷。」教兩箇水手扛頭扛脚，擡將出去。吳衙內只叫饒命，秀娥扯住，叫道：「爹媽都是孩兒之罪，不干他事。」司戶也不答應，將秀娥推上一交，把吳衙內撲通做在水裏。秀娥此時也不顧羞，跌脚抱胸，哭道：「吳衙內是我害着你了，又想道。」

飽既因我而死，我又何顏獨生，遂推出艙門，向着江心便跳。

可憐嫩玉嬌香女

化作隨波逐浪兒

秀娥剛跳下水，猛然驚覺，却是夢魘，身子仍在床上。旁邊丫鬟還在那里叫喊，小姐甦醒，秀娥睜眼看時，天已明了，丫鬟俱已起身。外邊風浪依然狂大，丫鬟道：「小姐夢見甚的，恁般啼哭，叫喚不醒。」秀娥把言語支吾過了，想道：「莫不我與吳衙內沒有姻緣之分，顯這等凶惡夢兆。」又想道：「若得真如夢裏，這回恩愛就死亦所甘心。」此時又被夢中那段光景在腹內打攪。

越發想得癡了。覺道睡來沒些那賴推枕而起。下
們都不在眼前。卽將門掩上。看着艙門。說道：昨夜吳
衙內明明從此進來。接抱至床。不信。到是做夢。又想
道：難道我夢中便這般僥倖。醒時却真箇無緣不成。
一頭思想。一面隨手將艙門推開。用目一覷。只見吳
府尹船上。艙門大開。吳衙內向着這邊船上。呆呆而
坐。元來二人卧處都在後艙。恰好間壁止隔得五六
尺遠。若去了兩重窓。便是一家。那吳衙內也因夜
來竟顛夢到。清早就起身。開着窓兒。觀望賀司戶船
來。這也是癡蝦蟆想天鵝肉。喫的妄想。那知如綠有。

分數合當然。湊巧賀小姐。開窓涌下。正打箇照面。四
目相視。且驚且喜。恰如識熟過的。彼此微微而笑。秀
娥欲待通句話兒。期他相會。又恐被人聽見。遂取過
一幅挑花箋紙。磨得墨濃。醮得筆飽。題詩一首。摺成
方勝。袖中摸出一方繡帕包裏。捲做一團。擲過船去。
吳衙內雙手承受。淚深唱箇肥喏。秀娥還了箇禮。然
後解開看時。其詩云。

花箋裁錦字

繡帕裹柔腸

不負襄王夢

行雲在此方

傍邊又有一行小字道。今晚妾當挑燈相候。以剪刀。

聲響爲號。幸勿爽約。吳衙內看罷。喜出望外。暗道。不
道小姐又有如此秀美才華。真箇世間少有一頭寶
美。卽忙取過一幅金箋。題詩一首。腰間解下一條錦
帶。也捲成一塊。擲將過來。秀娥接得看時。這詩與夢
中聽見的一般。轉覺駭然。暗道。如何他纔題的詩。昨
夜夢中倒先見了。看起來我二人合該爲配。故先做
這般真夢。詩後邊也有一行小字。道承芳卿雅愛。取
不如命。看罷。袖諸袖中。正在迷戀之際。恰值丫鬟送
面水。叩門。秀娥輕輕帶上榻子。開放丫鬟。隨後夫人
也來。詢視見女兒已是起身。纔放下這片愁心。那日

乃是吳府尹答席。午前賀司戶就去赴宴。夫人也自
書寢。秀娥取出那首詩來，不時展玩，私心自喜，盼不
到現有恁般怪事。每常時，要娶眼便過了一日，偏生
這日的日子，恰像有條繩子繫住，再不能勾下去，心
下好不焦躁。漸漸捱至黃昏，忽地想着這兩箇丫鬟
礙眼，不當穩便，除非如此如此。到夜飯時，私自賞那
貼身伏侍的丫鬟一大壺酒，兩碗菜蔬。這兩箇丫頭
猶如渴龍見水，喫得一滴不留。少頃，賀司戶進散回
船，已是爛醉。秀娥恐怕吳衙內也喫醉了，不能赴約，
反增憂慮。回到後艙，掩上門兒，教丫鬟將香兒燒好。

了。我枕分付道：我還要做些針指，你們先睡。則箇那兩箇丫鬟，正是酒湧上來，面紅耳熱，腳軟頭旋，也思量幹這道兒，只是不好開口。得了此言，正中下懷，連忙收拾被窩去睡。頭兒剛剛着枕，鼻孔中就搨風箱般打鼾了。秀娥坐了更餘，仔細聽那兩船人聲，悄悄寂寂無聞，料得無事，遂把剪刀向棹兒上，所瑣的一響，那邊吳衙內早已會意。元來吳衙內記掛此事，在席上酒也不敢多飲，賀司戶去後，回至船中側耳專聽，約莫坐了一箇更次，不見些影響，心內正在疑惑，忽聽得了剪刀之聲，喜不自勝，連忙起身，輕手輕腳

開了窗兒跨將出去，候原推上琴身，跳過這邊船來，向窗門上輕輕彈了三彈。秀娥便來開窗，吳衙內鑽入船中，秀娥原復帶上兩下，又見了箇禮兒。吳衙內在燈下把賀小姐仔細一觀，更覺千嬌百媚。這時彼此情如火熱，那有閒工夫說甚言語。吳衙內捧過賀小姐，鬆開鈕釦，解卸衣裳，雙雙就枕，酥胸緊貼，玉體輕偎，這場雲雨十分美滿。但見

艙門輕叩小窗開

瞥見猶疑夢裏來

萬種歡娛愁不足

梅香熟睡莫驚猜

一回兒雲收雨散，各道想慕之情。秀娥又將夢中臨

見詩句却與所贈相同的話說出來吳衙內驚訝道有
恁般奇事我昨夜所夢與你分毫不差因道是奇異
問坐坐想不道天使小姐也開窓親覷遂成好事看
起來多分是宿世姻緣故令鬼夢先通明日即懇爹
爹求親以圖偕老百年秀娥道此言正合我意二人
說到情濃之際陽臺重赴恩愛轉篤竟自一覺睡去
不想那晚夜半風浪平靜五鼓時分各船盡皆開放賀
司兵吳府尹兩邊船上也各拔拾蓬檣解纜開船衆
水手齊聲打號子起蓬早把吳衙內賀小姐驚醒又
聽得水手說道這般好順風怕趕不到湖州嚇得吳

者夫一
而土各
罪始大平
無二入
良終於阻
行止得弱
然息身
大所以子
風美事也

衙內暗暗只管叫苦說道如今怎生是好賀小姐道
低聲道被了髮聽見反是老大利害事已如此急也
無用你且安下再作區處吳衙內道莫要應了昨晚
的夢便好這句話却點醒了賀小姐想夢中被了髮
看見鞋兒以致事露遂伸手摸起吳衙內那雙絲鞋
藏過賀小姐躊躇了千百萬遍想出一箇計來乃道
我有箇法兒在此吳衙內道是甚法兒賀小姐道日
裏你便向床底下躲避我也只推有病不往外邊陪
母親喫飯竟計進槍來侍到了荆州多將些銀兩與
你趁起岸時人從紛紜從關中脫身覓箇便船回到

揚州歷後寫書來求親爹媽若見兒了不消說起傳
或不肯只得以實告之爹媽平日將我極是愛惜到
此也位料也只得允從那時可不依舊夫妻會合吳
衙內道若得如此可知好哩到了天明等丫鬟起身
出艙去後二人也就下床吳衙內急忙鑽入床底下
做一堆兒伏着兩旁俱有箱籠遮隱床前自有棧棧
低垂賀小姐又緊緊生在床邊寸步不離盪漱過了
頭也不梳假意靠在棹上夫人走入看見便道阿呀
為何不梳頭却靠在此秀娥道身子覺道不快怕得
被雨夫人道想是起得早些傷着風了還不到床上

去睡。睡秀娥道：因是睡不安穩，纔坐在這裏。夫人道：既然要坐，還該再添件衣服，休得凍了。越加不好教丫鬚尋過一領披風與他穿起。又坐了一回。丫鬚請吳郡侯夫人道：兒你身子不安，莫要喫飯，不如教丫鬚煮些粥兒，調養倒好。秀娥道：我心裏不喜歡喫粥，還是飯好，只不耐煩走動。拿進來。吳郡侯夫人道：既恁般，我也在此陪你。秀娥道：這班丫頭背着你，就要胡做了。母親還到外邊去喫。夫人道：也說得是。遂轉身出去。教丫鬚將飯送進，擺在桌上。秀娥道：你們自去待我。喚時方來，打發丫鬚去後，把門頭上

向床底下招出吳衛內來喫飯那吳衛內爬起身把
腰伸了一伸舉目看掉上時乃是兩碗葷菜一碗素
菜飯止有一喫一添元來賀小姐平日飯量不濟額
定兩碗故此只有這些你想吳衛內食三升米的腸
子這兩碗飯填在那處微微笑了一笑舉起筋兩三
超就便了帳却又不_。好說得忍_。着餓原向床下躲過
秀娥開門喚過丫鬟又教添兩碗飯來喫了那丫鬟
互相私議道小姐自來只用得兩碗今日說道有病
如何反多喫了一半可不是_。惟喜不想夫人聽見走
來說道兒你身子不快怎地反喫許多飯食秀娥道

不妨事。我這未飽哩。這一日三餐俱是如此。司戶夫
婦只道女兒年紀長大，增了飯食，正不知窟中另有
箇替喫飯的，還餓得有氣無力哩。正是

安排布地瞞天謊

成就偷香竊玉情

當晚夜飯過了，賀小姐卽教吳衙內先上床睡。賍自
已隨後解衣入寢。夫人又來看時，見女兒已睡，問了
聲自去。丫鬟也掩門歇息。吳衙內飢餒難熬，對賀小
姐說道：「事雖好了，只有一件苦處。」秀娥道：「是那件？」吳
衙內道：「不瞞小姐說，我的食量頗寬，今日這三餐還
不勾我一頓。若這般忽餓，過日怎能捱到荊州？」秀娥

道既恁地何不早說明日多討些就是吳衙內道十分討得多又怕惹人疑惑秀娥道不打緊自有道理但不知要多少纔勾吳衙內道那里像得我意每頓十來碗也胡亂度得過了到次早吳衙內依舊躲過賀小姐詐病在床呻吟不絕司戶夫人擔着愁心要請醫人調治又在大江中沒處去請秀娥却也不要只叫肚裏餓得慌夫人流水催進飯來又只嫌少共爭下十數多碗倒把夫人嚇了一跳勸他少喫時故意使起性兒連叫快拿去不要喫了索性餓成罷夫人是箇愛女兒見他使性反賠笑臉道兒我是好話如

謝內好
性儘可
釋

何便氣你若喫得儘意喫罷了。只不要勉強親自拿
起碗筋。遞到他手裏。秀娥道。母親在此。看着我。便吃
不下去。湏通出去了。等我慢慢的。或者喫不完也。未
可知。夫人依他言語。教丫鬟一齊出外。秀娥披衣下
床。將門掩上。吳衙內便鎖出來。因是昨夜餓壞了。見
着這飯也不謙讓。也不搔頭。一連十數碗。喫箇流星。
趕月。約莫存得碗餘。方纔住手。把賀小姐到着呆了。
低低問道。可還少麼。吳衙內道。將就些罷。再喫便沒
意思了。瀉盃茶漱漱口兒。向床下縫的。又鑽入去了。
賀小姐將餘下的飯。喫罷。搜開門兒。原到床上睡臥。

那丫鬟專等他開門，就奔進去，看見飯兒菜兒都喫得精光，收着家伙，一路笑道：「元來小姐患的却是喫飯病，報知夫人。」夫人聞言，只把頭搖，說道：「虧他怎地？」嘆上這些那病兒也，患得蹊蹠，急請司戶來說，教他請醫問卜，連司戶也不肯信，分付午間莫要依他，恐食傷了五臟，便難醫治。那知未到午時，秀娘便叫肚飢，夫人再三把好言語勸諭，時秀娘就啼哭起來，去人沒法，只得又依着他，晚間亦是如此。司戶夫妻只道女兒得了怪病，十分慌張，這晚已到蘄州停泊，分付水手：「明日不要開船，清早差人入城訪問名醫。」

一面求神占卦不一時請下簡太醫來那太醫衣冠
濟楚氣宇軒昂賀司戶迎至艙中叙禮看坐那太醫
曉得是位官員禮貌甚恭獻過兩盃茶問了些病緣
然後到後艙診脈診過脈復至中艙坐下賀司戶道
請問太醫小女還是何症太醫先咳了一聲嗽方荅
道令愛是疳癆食積賀司戶道先生差矣疳癆食積
乃嬰兒之疾小女今年十五歲了如何還犯此症太
醫笑道老先生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令愛名雖十五
歲卽今尚在春間只有十四歲之實儻在寒月所生
纔十三歲有餘老先生你且想十三歲的女子難道

不算嬰孩大抵此症起於飲食失調。暴之水土不伏。食積于小腹之中。壅滯不消。遂至生熱。升至胸中。便覺飢餓。及喫下飲食。反資其火。所以日盛一日。若再過月餘。不醫就難治了。賀司戶見說得有些道理。問道。先生所見極是有理了。但今如何治之。太醫道。如今學生先消其積滯。去其風熱。住了熱。飲食自然漸漸減少。平復如舊矣。賀司戶道。若得如此神效。自當重酬道罷。太醫起身作別。賀司戶封了藥資。差人取得藥來。流水煎起。送與秀娥。那秀娥一心只要早至。剗州那箇要喫什麼湯藥。初時見父母請醫。再三阻

當不住。又難好道出真情。只得聽他慌亂。曉得了醫者這班言語。暗自好笑。將來的藥也打發了。鬚將去。竟潑入淨桶。求神占卦。有的說是星辰不利。又觸犯了鶴神。須請僧道禳解。自然無事。有的說在野曠處。遇了孤魂餓鬼。若設薦追薦。便可痊愈。賀司戶夫妻一一依從。見服了幾劑藥。沒些効驗。喫飯如舊。又請一箇醫者。那醫者更是擴而充之。乘着轎子。三四箇僕從。跟隨相見之後。高談闊論。也先探了病源。方纔眇眇問道。老先生可有那箇看過麼。賀司戶道。前日曾請一位看來。醫者道他看的是何症。賀司戶道。說

是疳積食積醫者呵呵笑道此乃癆瘵之症怎說是疳積食積賀司戶道小女年紀尚幼如何有此症候醫者道令愛非七情六慾癆怯之比他本秉氣虛弱所謂孩兒癆便是賀司戶道飲食無度這是爲何醫者道寒熱交攻虛火上延因此容易飢餓夫人在屏後打聽教人傳說小姐身子並不發熱醫者道這乃內熱外寒骨蒸之症故不覺得又討前日醫者藥劑看了說道這般剋罰藥劑弱元氣再服幾劑便難救了待學生先以煎劑治其虛熱調和臟腑節其飲食那時方以滋陰降火養血補元的丸藥慢慢調理自

作者可謂
涉區矣
世福此
數不少

當痊可。賀司戶稱謝道：「全仗神力，遂辭別而去。」少頃，家人又請一箇太醫到來。那太醫却是箇老者，鬚髮皓然，步履蹣跚。剛坐下，便誇張善識疑難，惟異之病。某官府虧老夫救的，某夫人又虧老夫用甚藥，奏效那門面話兒，就說了一大派。又細細問了病者起居飲食，纔去診脈。賀司戶被他大話一哄，認做有意思的。暗道：「常言老醫少十，或者這醫人有些効驗也。」未可知。醫者診過了脈，向賀司戶道：「還是老先生有緣，得遇老夫。今愛這箇病症，非老夫不能識。」賀司戶道：「請問果是何疾？」醫者道：「此乃有名色的，謂之隔病。賀

司戶道喫不下飲食方是隔病目今比平常多食幾倍如何是這症候醫者道隔病原有幾般像令愛這膈病俗名喚做老鼠膈背後儘多儘喫及至見了人一些也難下咽喉後來食多發漲便成蠱脹二病相兼便難醫治如今幸爾初起還不妨得包在老夫身上可以除根言罷起身賀司戶送出船頭方別那時一家都認做老鼠膈見神見鬼的請醫問卜那曉得賀小姐把來的藥都送在淨桶肚裏背地冷笑賀司戶在蘄州停了幾日莫來不是長法與夫人商議與醫者求了箇藥方多買些藥材一路喫去且到制州

另請醫人那老兒因要他寫方着實詐了好些銀兩
可不是他的造化有詩爲訂

醫人未必盡知醫

却是將機便就機

無病妄猜云有病

却教司戶折便空

常言說得好，少女少郎情色相當，賀小姐初時還是箇處子，雲雨之際，尙是逡巡畏縮，况兼吳衙內心慌膽怯，不敢恣肆，彼此未見十分美滿，兩三日後漸入佳境，恣意取樂，忘其所以，一晚夜半，丫鬟睡醒，聽得床上唧唧噥噥，床發憂憂的響，隔了一回，又聽得氣喘吁吁，心中恠異，次早報與夫人，夫人也因見女兒

面色紅活，不像箇病容。正有些疑惑，聽了這話，合着
他的意思，不去通知司戶，竟走來觀看。又沒些破綻，
及細看秀娥面貌，愈覺丰采倍常，却又不好開口問
得，倒涉了主意，坐了一回，原走出去。朝飯已後，終是
放心不下，又進去探覷，把這話挑問秀娥。見夫人話
兒問得蹊蹺，便不答應。耳邊忽聞得打齣之聲，元來
吳衙內夜間多做了些正經，不曾睡得。此時喫飽了
飯，在床底下酣睡。秀娥一時遮掩不來，被夫人聽見，
將了髮篦，遣開去，把門頂上，向床下一望，只見靠壁
一箇攤頭孩子，曲着身體，睡得好不自在。夫人暗暗

叫苦不迭到秀娥道你做下這等勾當却詐推有病
虧得我夫妻心花兒急碎了如今羞人答答怎地做
人這天殺的還是那裏來的秀娥羞得滿面通紅說
道是孩兒不是一時做差事了望母親遮蓋則箇這
人不是別箇便是吳府尹的衙內夫人失驚道吳衙
內與你從未見面况那日你爹在他船上喫酒還在
席間陪侍夜淡方散四鼓便開船了如何得能到此
秀娥從實將司戶稱贊留心次日屏後張望夜來做
夢早上開窓訂約并睡熟船開前後事細細說出又
道不肖女一時情癡喪名失節玷辱父母罪實難定

但兩地相隔數千里，一旦因阻風而會，此乃宿世姻緣。天遣成配，非繇人力。兒與吳衙內誓同生歿，各不更改。望母親好言勸爹曲允，尚可挽回前失。儻爹有別念，兒卽自盡，決不偷生苟活。今蒙耻稟，知母親一任主張，道罷淚如雨下。這里母子便說話。下邊吳衙內打躬聲越發雷一般響了。此時夫人又氣又惱，欲待把他難爲一來，嬌養慣了，那里捨得二來。恐婢僕聞知反做話，乾吞聲忍氣，拽開門走往外邊去了。秀娥等母親轉身後，急下床頂上門兒，在床下叫醒吳衙內，埋愁道：你打躬也該輕些。兒驚動母親，事都洩

漏了吳衙內聽說事露，嚇得渾身冷汗直淋。上下牙齒頃刻就跔跔瞪瞪的相打半句話也掙不出秀娥道：「莫要慌，適來與母親如此如此說了。若爹爹依允，不必講起，不肯時，拚得學夢中結局，決不教你獨受其累。」說到此處，不覺淚珠亂滾。且說夫人急請司戶進來，屏退了鬟，未曾開言，眼中早已淚珠滾滾。下司戶還道：「愁女兒病體，反寬慰道那醫者說，只在數日便可奏效，不消煩惱。」夫人道：「聽那老光棍花嘴，什麼老鼠膈論起恁樣太醫，莫說數日內奏效，就一千年還看，不出病體。」司戶道：「你且說怎的。」夫人將前事細述把

司戶氣得箇發昏章第十一連發道罷了罷了這等不肖之女做恁般醜事敗壞門風要他何用起今晚都結果了性命也脫了這箇醜名這兩句話驚得夫人面如土色勸道你我已在中年止有這點骨血一發斷送更有何人論來吳衙內好人家子息才貌兼全招他為婿原是門當戶對猶怕他不來求親私下做這般勾當事已如此也說不得了將錯就錯怕地差人送他回去寫書與吳府尹令人來下聘然後成禮兩全其美今若聲張反扯幌子司戶沉吟半晌無可奈何只得依着夫人出來問水手道這里是甚地

方水手答道前邊已是武昌府了。司戶分付就武昌
驛停要差人回去。一面修起書札。喚過一箇心腹家
人分付停當。不一時到了武昌。那家人便上涯寫下
船隻。旁在船邊賀司戶與夫人同至後艙。秀娥見了
父親。自覺無顏。把被蒙在面上。司戶也不與他說話。
只道做得好事。向床底下呼喚吳衙內。那吳衙內看
見了司戶夫婦。不知是甚意見。戰兢兢爬出來。伏在
地上。口稱死罪。司戶低責道。我只道你少年博學。可
以成器。不想如此無行。辱我家門。本該撇下江裏。纔
消這點惡氣。今姑看你父親面皮。饒你性命。差人送

歸若得成名，便把不肖女與你爲妻。如沒有這般志氣，休得指望。吳衙內連連叩頭領命。司戶原教他躲過，捱至夜深人靜，悄悄地教家人引他過船，連丫鬟不容一箇見面。彼時兩下分別，都還道有甚歹念，十分悽慘，又不敢出聲啼哭。秀娥又扯夫人到背後，說道：「此行不知爹爹有甚念頭，須教家人回時討吳衙內書信覆我方纔放心。」夫人真箇依着他，又叮囑了家人。次日清早開船，自去賀司戶。船隻也自望荊州進發。賀小姐誠恐吳衙內途中有變，心下憂慮，卽時真箇倒想出病來，正是：

乍別冷如水

動念熱如火

三百六十病

唯有相思苦

話分兩頭且說吳府尹自那早離了江州行了幾十里路已是朝饑時分不見衙內起身還道夜來中酒看看至午不見聲息以爲奇恠夫人自去叫喚並不答應那時着了忙吳府尹教家人打開觀看只有一箇空艙嚇得司戶夫妻魂魄飛散呼天搶地的號哭只是解說不出合船的人都道這也作恠總來只有隻船那里去了除非落在水里吳府尹聽了衆人遂泊住船尋人打撈自江州起至泊船之所百里內外

把江也撈過了。那裏羅得尸首。一面招魂設祭。把夫人哭得死而復甦。吳府尹因沒了兒子。連官也不要做了。手下人再三苦勸。方纔前去上任。不則一日。賀司戶家人送吳衙內到來。父子一見。驚喜相半。看了書札。方知就裏。將衙內責了一場。款留賀司戶家人。住了數日。准備聘禮。寫起回書。差人同去求親。吳衙內也寫封私書。寄與賀小姐。兩下家人領着禮物。別了吳府尹。直至荊州。參見賀司戶。收了聘禮。又作回書。打發吳府尹家人回去。那賀小姐正在病中。見了吳衙內書信。然後漸漸痊愈。那吳衙內在衙中。日夜

攻書候至開科至京應試一舉成名中了進士湊巧
除授荊州府湘潭縣縣尹吳府尹見兒子成名便告
了致仕同至荊州上任擇吉迎娶賀小姑過門成親
同僚們前來稱賀兩箇花燭下新人錦衾內一雙舊
友秀蛾過門之後孝敬公姑夫妻和順頗有賢名後
來賀司戶因念着女兒也入籍汴京靠老終身吳彥
官至龍圖閣學士生得二子亦登科甲這回書喚做

吳衙內

詩云

佳人才子貌相當

八句新詩贈自將

百歲姻緣床下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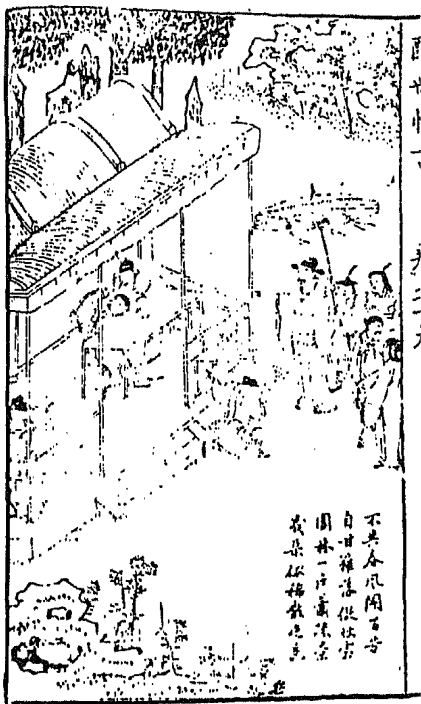
麗情千古播詞場

修之玉佛位
香如片之漫
於此在烟



山
石
記

卷
之
一



不共合凡閑百苦
自甘難落似快苦
園林一片畫深空
我景依梅散色香

第二十九卷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衛河東岸浮丘高

竹舍雲居隱鳳毛

遂有文章驚董賈

豈無名譽駕劉曹

秋天散步青山郭

春日催詩白兔臺

醉倚湛盧時一嘯

長風萬里破洪濤

這首詩乃本朝嘉靖年間一個才子所作那才子是誰姓盧名柟字少稷一字子赤大名府濬縣人也生得丰姿瀟灑氣宇軒昂飄飄有出塵之表八歲即能屬文十歲便閑詩律下筆數千言倚馬可待人都道

他是李青蓮再世。曹子建後身。一生好酒任俠。放達不羈。有轉世傲物之志。真个名聞天下。才冠當今。與他往來的。俱是名公巨卿。又且世代簪纓家。費巨富。日常供奉。擬于王侯。所居在城外浮丘山下。第宅壯麗。高聳雲漢。後房粉黛。一个个聲色兼妙。又選小奚秀美者數人。教成吹彈歌曲。日以自娛。至于童僕廝養。不計其數。宅後又構一園。大可兩三頃。鑿池引水。壘石爲山。制度極其精巧。名曰嘯圃。大凡花性喜暖。所以名花俱出南方。那北地天氣嚴寒。花到其地。大半凍死。因此至者甚少。設或到得一花一草。必爲巨

瑤大畧所有，他人亦不易得。這潯縣又是個切處比
京都更難，故宦家園亭雖有俱不足觀。偏處得立心
要勝似他人，不惜重價，差人四處構取名花異卉，惟
石奇峰落成這園，遂爲一邑之勝。真个景致非常，但
見

樓臺高峻，庭院清幽。山疊岷峨，惟石花栽園苑。
奇葩水閣，遙通竹塢。風軒斜透，松寮迴塘。曲檻
層層，碧浪漾琉璃。疊嶂層巒，點點蒼苔鋪翡翠。
牡丹亭畔，孔雀雙栖。芍藥欄邊，仙禽對舞。紫紵
松徑，綠陰深處。小橋橫，屈曲花岐。紅艷叢中，喬

木簾烟迷翠黛意淡如無雨洗青螺色濃似染
木蘭舟蕩漾芙蓉水際鞦韆架插拽垂楊影裡
朱檻畫欄相掩映湘簾綉幙兩交輝

盧梅日夕吟花課烏笑傲其間雖南面王樂亦不是
過凡朋友去相訪必畱連盡醉方止倘遇着不聲氣
相投知音的知己便兼旬累月效畱在家不肯輕放
出門若人有患難來投奔的一一都有賣發決不令
具空過因此四方慕名來者絡繹不絕真个是

座上客常滿

樽中酒不空

盧梅只因才高學廣以爲投青紫如拾針芥那知文

福不齊任你錦繡般文章偏生不中試官之意一連
走上幾利不能勾飛黃騰達他道世無識者遂絕意
功名不圖進取惟與騷人劍客羽士高僧談禪理論
劍術呼盧浮白放浪山水自稱浮丘山人曾有五言
古詩云

逸翮奮霄漢

高步躡天關

褰衣在椒塗

長風吹海澗

瓊樹繁遊壘

瑤華代朝餐

恣情戲靈景

靜嘯啣鳴鸞

浮世信清濁

焉能濡羽翰

話分兩頭却說濬縣知縣姓汪名岑少年連第貪婪無比性復猜刻又酷好盃中之物若擎着酒杯便直飲到天明自到濬縣不曾遇着對手平昔也曉得盧楠是個才子當今推重交遊甚廣又聞得邑中固亭惟他家爲最酒量又推尊第一因這三件有心要結識他做個相知差人去請來相會你道有這株好笑的事麼別個秀才要去結交知縣還要捱屈緝糴央人引進拜在門下稱爲老師四時八節饋送禮物希圖以小博大若知縣自來相請就如朝廷徵聘一般何等榮耀還把名帖粘在壁上誇炫親友這薛是不

肖者所爲有氣節的未必如此。但知縣相請也沒有不肯去的。倘有盧柎比他人不同。知縣一連請了五六次。只當做耳邊風。全然不睬。只推自來不入公門。你道因甚如此。那盧柎才高天下。眼底無人。天生就一副俠腸傲骨。視功名如敝屣。等富貴猶浮雲。就是王侯卿相。不會來拜訪。要請去相見他。也斷然不肯先施。怎肯輕易去見。個縣官。真個是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絕品的高人。這盧柎已是個清奇古怪的主兒。撞着知縣。又是個耐煩頑碎的家。請人請到四五次不來。也只索罷了。偏生只香去。纔張見盧柎。

決不肯來。却到情願自去就教。又恐虛構他出先。差人將帖子訂期。差人領了言語。一直徑到盧家。把帖子遞與門公。說道本縣老爺有緊要話。差我來傳達。你相公相煩引進門。公不敢怠慢。卽引到園上來。見家主差人隨進園。門舉目看時。只見水光遶綠。山色送青。竹木扶疎。交相掩映。林中禽鳥聲如鼓吹。那差人從不曾見這般景致。今日到此。恍如登了洞天。仙府。好生歡喜。想道。惟道老爺要來遊玩。元來有恁地好景。我也是有些緣分。方得至此觀玩。這番也不枉爲人一世。遂四下行走。愔意飽看灣灣曲曲。穿過幾

條花徑，走過數處亭臺，來到一個所在，周圍盡是梅
花，一望如雪，霏霏覆覆，清香沁人肌骨，中間顯出一
座八角亭子，朱甍碧瓦，畫棟雕梁，亭中懸一個扁額，
大書玉照亭三字，下邊坐着三四个賓客，賞花飲酒，
傍邊五六个標致青衣，調絲品竹，按板而歌，有高太
史梅花詩爲証。

瓊姿只合在瑤臺

誰向江南處處栽

雪滿山中高士臥

月明林下美人來

寒依疎影蕭蕭竹

春掩殘香漠漠苔

自去漁郎無好韻

東風愁殺幾迴開

門公同差人站在門外候候完了，先將帖子寫知，然後差人向前說道：「老爺令小人多多拜上相公，說既相公不屑到縣，老爺當來拜訪，但恐相公他出，又不相值，先差小人來期个日子，好來請教。」二來謝府上園亭甚好，願便就要遊玩，大凡事當湊就，不起那虛構，見知縣頻請不去，恬不爲怪，却又情願來就教，未免轉過念頭，想他雖然貪鄙，終是个父母官兒，肯屈已敬賢，亦是可取，若又峻拒不許，外人只道我心胸褊狹，不能容物了，又想到他是个俗吏，這文章定然不曉得的，那詩律旨趣深奧，料必也沒相干，若論與

籍他又是個後生小子，微幸在睡夢中偷得這進士到手，已是心滿意足，諒來還未曾識面。至于理學禪宗一發夢想，所不到了。除此之外，與他談論，有甚意味，還是莫招攬罷。却又念其來意惓惓，如拒絕了，似覺不情。正沉吟間，小童斟上酒來，他觸境情生，就想倒酒上道。倘會飲酒，亦可免俗。問來人道：你本官可會飲酒麼？荅道：酒是老爺的性命，怎麼不會飲。盧柟又問能飲得多少？荅道：但見拿着酒盞，整夜喫去，不到酩酊不止。也不知有幾多酒量。盧柟心中喜道：原來這俗物，却會飲酒。單取這節罷。隨教童子取個杯。

兒付與來人道。你本官既要來遊玩。趁此梅花盛時。就是明日罷。我這裡整備酒盒相饌。差人得了言語。原同門公一齊出來。回到縣裡。將帖子回覆了知縣。知縣大喜。正要明日到盧梅家去看梅花。不想晚上。人來報新按院到任。連夜起身往府。不能如意。差人將个帖兒辭了。知縣到府接着按院。伺行香過了。回到縣時。往還數日。這梅花已是。

紛紛玉瓣堆香砌。

片片瓊英遶畫闌。

汪知縣因不曾赴梅花之約。心下快快。指望盧梅另來相邀。誰知盧梅出自勉強見他辭了。即撇過一邊。

那肯又來相請看看已到仲春時候汪知縣又想到
盧構園上去遊春差人先去致意那差人來到盧家
園中只見園林織錦堤草鋪茵鶯啼燕語紫亂蜂忙
景色十分艷麗須臾轉到桃蹊上那花渾如萬片丹
霞千重紅錦好不爛熳有詩爲証

桃花開遍上林紅

耀服繁華色艷濃

含笑動人心意切

幾多消息五更風

盧構正與賓客在花下擊鼓催花豪歌狂飲差人挑
帖子上前說知盧構乘着酒興對來人道你快回去
與本官說若有高興卽刻就來不必另約衆賓客道

成不得我們正在得趣之時他若來了就有許多文
窮傷怎能盡興還是改日罷。虛構道說得有理便是
明日遂取个帖子打發來人回復知縣。你道天下有
怎樣不巧的事。次日汪知縣剛剛要去遊春。誰想夫
人有五个月身孕。忽然小產起來。暈倒在地。血污浸
着身子。嚇得知縣已是六神無主。還有甚心腸去喫
酒。只得又差人辭了。虛構這夫人病體直至三月下
旬方纔稍可。那時虛構園中牡丹盛開。冠絕一縣。真
个好花。有牡丹詩為証。

洛陽千古鬧春芳

富貴真誇漢聖粧

一目清平傳唱後

至今人尚說花王

汪知縣爲夫人這病亂了半個多月，情緒不佳，終日只把酒來消悶，連政事也懶得去理。次後聞得盧家牡丹茂盛，想要去賞玩，因兩次失約，不好又來相期。差人送三兩書儀，就致看花之意。盧梅日子便期了，却不肯受這書儀，壁返數次，推辭不脫，只得受了。那日天氣晴爽，汪知縣打帳早衙完了，就去不道剛出私衙，左右來報吏科給事中某爺告養親歸家，在此經過，正是要道之人，敢不去奉承麼？急忙出郭迎接，餽送下程，設宴款待，只道一兩日就行，還可以看得

三文

既有朋族
世故又要
手高氣清
次不問那
中彩先動

姓丹那知某給事。又是好勝的人。教知縣陪了遊覽。本縣勝景之處。盤桓七八日方行。等到去後。又差人約盧轉時那牡丹已萎謝無遺。盧柎也向他處遊玩。山水雜家。兩日矣。不覺春盡夏臨。彈指間。又早六月中旬。汪知縣打听盧柎已是歸家。在閩中避暑。又令人去傳達要賞蓮花。那差人徑至盧家。把帖兒教門公傳進。須臾間。門公出來說道。相公有話。喚你當面去分付。差人隨着門公。直到一個荷花池畔。看那池團團約有十畝多大。堤上綠槐碧柳。濃陰蔽日。池內紅粧翠蓋。藍色映人。有詩爲証。

凌波仙子歸新粧

七竅虛心吐異香

何似花神多薄倖

故將顏色惱人腸

元來那池也有个名色，喚做滌碧池。池心中有座亭，子名曰錦雲亭。此亭四面皆水，不設橋梁，以採蓮舟爲渡。乃虛栢納涼之處。門公與差人下了採蓮舟，薄動畫檣，頃刻到了亭邊。繫舟登岸，差人舉目看那亭子，周圍朱欄畫檻，翠幔紗窗，荷香馥馥，清風徐徐。水中金魚戲藻，梁間紫燕尋巢，鷗鷺爭飛，葉底鴛鴦對浴。呀，去那亭中看時，只見藤牀湘簟，石榻竹几，瓶中供千葉碧蓮，爐內焚百和名香。虛栢科頭，既足斜

據石榻面前放一帙古書，手中執着酒盃，傍邊水盞中，別着金桃雪藕，沉李浮瓜，又有幾味素酒，一个小厮捧壺，一个小厮打扇，他便看幾行書，飲一盃酒，自取其樂。差人未敢上前，在側邊暗想道：同是父母生長，他如何有這般受用，就是我本官中過進士，還有許多勞碌，怎及得他的自在。盧梅揀頭看見，卽問道：你就是縣裡差來的麼？差人應道：小人正是。盧梅道：你那本官到也好笑，屢次訂期，定日却又不來。如今又說要看荷花，恁樣不真。利虧他怎地做了官，我也沒有許多閒工夫，與他纏帳，任憑他有與便來，不耐。

煩又約日子，差人道老爺多拜上相公，說久仰相公高才，如渴思漿，巴不得來請教。連次皆爲不得已事，羈住，故此失約。還求相公，期个日子，小人好去回話。盧柟見來人說話伶俐，却也听這了他，乃道：「既如此，竟在後日，差人得了言語，討个回帖。」同門公依舊下船，撐到柳陰堤下，上舫自去回復了知縣。那汪知縣至後日早衙，發落了些公事，約莫午牌時候，起身去拜盧柟。誰想正值三伏之時，連日酷熱非常。汪知縣已受了些暑氣，這時却又在正午，那臉紅日猶如一團烈火，熱得他眼中火冒口內烟生。剛到半路，竟道

天旋地轉從轡上直撞下來險些兒悶死在地從人
急忙救起擡回縣中送入私衙漸漸寤醒分付差人
辭了盧柟一面請太醫調治足足裡病了一個多月
方纔出堂理事不在話下且說盧柟一日在書房中
查點往來禮物檢着汪知縣這封書儀想道我與他
水米無交如何白白裡受他的東西須把來消豁了
方纔乾淨到八月中差人來請汪知縣中秋夜賞月
那知縣却也正有此意見來相請好生歡喜取回帖
打發來人說多拜上相公至期准赴那知縣乃一縣
之主難道剛剛只有盧柟請他賞月不成少不得初

十邊就有鄉紳同僚中相請况又是个好飲之徒可
有不去的理麼定然一家家捱次都到至十四這日
辭了外邊酒席于衙中整備家宴與夫人在庭中玩
賞那晚月色分外皎潔比尋常更是不同有詩爲証

玉宇淡悠悠

金波徹夜流

最憐圓缺處

曾照古今愁

風露孤輪影

山河一氣秋

何人吹簫笛

乘醉倚南樓

夫妻對酌直飲到酩酊方纔入寢那知縣一來是新
起病的人元神未復二來連日沉醉精神越着酒與

朱龜走了酒字下這道見三來道晚露坐夜深着了
些風寒三合癸又病起來眼見得虛相賞月之約又
虛過了調攝數日方能痊可那知縣在衙中無聊量
道盧梅園中桂花必盛意欲借此排遣適值有个江
南客來打抽豐送兩大罈惠山泉酒汪知縣就把一
罈差人轉送與盧梅園見說是美酒正中其懷無
限歡喜乃道他的政事文章我也一槩勿論只這酒
中想亦是知味的了卽寫帖請汪知縣後日來賞桂
花有詩爲証

涼影一簾分夜月

天宮萬斛動秋風

淮南何用歌招隱

自可淹留桂樹叢

自古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像汪知縣是個父母官，肯屈已去見個士人，豈不是件異事？誰知兩下机緣未到，臨期定然生出事故，不能相會。這番請賞桂花，汪知縣滿意，要盡日之歡。罄夙昔仰想之誠，不料是日還在眠牀上，外面就傳板進來，報山西理刑趙爺行取入京，已至河下，恰正是汪知縣鄉試房師，怎敢怠慢，卽卽起身梳洗，出街上轎往河下迎接設宴款待。你想兩個得意師生，沒有就別之理，少不得盤桓數日，方纔轉身。這桂花已是。

飄殘金粟隨風舞

零亂天香地滿鋪

却說盧梅素性剛直豪爽是個做上矜下之人見汪知縣屢次早詞盡敬以其好賢遂有俯交之念時值九月末旬園中菊花開遍那菊花種數甚多內中准有三種爲貴那三種

鶴翎

剪絨

西施

每一種各有幾般顏色花大而媚所以貴重有菊花詩爲証

不共春風闢百芳

自甘籬落傲秋霜

園林一片蕭疎景

幾朵依稀散晚香

盧椿因想汪知縣幾遍要看園景却俱中止今趁此
菊花盛時何不請來一玩也不枉他一番改慕之情
卽寫帖兒差人去請次日賞菊家人拿着帖子來到
縣裡正值知縣在堂理事一逕走到堂上跪下把帖
子呈上稟道家相公多拜上老爺園中菊花盛開特
請老爺明日賞玩汪知縣正想要去看菊因屢次失
約難好啓齒今是特地來請正是乞耳當招深中其
意看了帖子乃道拜上相公明日早來領教那家人
得了言語卽便歸家回覆家主道汪大爺拜上相公
明日絕早就來那知縣說明日早來不過是隨口的

話那家人改做絕早就來這也是一時錯記之言不想因這句錯話上得罪于知縣後來把天大家私弄得罄盡險些兒連性命都送了正是

舌爲利害本

口是禍福門

當下盧柝心下想道這知縣也好笑那見赴人筵席有个絕早就來之理又想到或者暮我家園亭宴盡竟日之遊分付厨夫大爺明日絕早就來酒席須要早些完備那厨夫所見知縣早來恐怕臨時慢事隔夜就手忙脚亂收拾盧柝到次早分付門上人今日若有客來一槩相辭不必通報又將个名帖差人去

以上下席
以賓主類
凡亦齊人
可不美也

邀請知縣不到朝食時酒席都已完備擺設在園上
燕喜堂中上下兩席並無別客相陪那酒席鋪設得花錦
相似正是

富家一席酒

窮漢半年糧

且說知縣那日早衙投文已過也不退堂就要去赴
酌因見天色太早恐酒席未完弔一起公事來問那
公事却是新拿到一班強盜專在衛河裡打劫來往
客商因都在娼家宿歇露出馬脚被捕人拿住解到
本縣當下一訊都招內中一個教做石雪哥又救出
本縣一個開肉舖的王屠也是同夥即差人去拿到

知縣問道王屠石雪哥招稱你是同夥賍物俱窩頓
你家從實供招免受刑罰王屠稟道爺爺小人是个
守法良民就在老爺馬足下開个肉舖生理平昔圖
就街市上不十分行走那有這事莫說與他是个同
夥就是他面貌從不曾識認老爺不信拘隣里來問
平日所行所爲就明白了知縣又叫石雪哥道你莫
要誣陷平人若審出是板害的登時就打死你這奴
才石雪哥道小的並非板害真實是同夥王屠叫道
我認也認不得你如何是同夥石雪哥道王屠我與
你一向同做夥計怎麼詐不認得就是今日本心原

要出脫你的，只爲受刑不過一時間，說了出來，你不要怪我王屠叫屈連天道。這是那里說起。知縣唱交一齊夾起來。可憐王屠夾得死而復甦，不肯招承。這強盜咬定是箇同夥，雖夾死終不改口。是已牌時分，夾起日已倒西，兩下各執一詞，難以定招。此時知縣一心要去赴宴，已不耐煩，遂依着強盜口詞，葫蘆提將王屠問成斬罪。其家私盡作贓物入官，盡供已畢。一齊發下死囚牢裏，卸起身上轎到盧梅家去喫酒。不題。你道這強盜爲甚死咬定王屠是箇同夥？那石雪哥當初原是箇做小經紀的人，因染了時疫症，把

本錢用完連幾件破家伙也賣來喫在肚裏及至病
好却沒本錢去做生意只存得一隻鋤兒要把去賣
幾十文錢來營運度日旁邊却又有有些破的生出一
箇計較將鍋煤拌着泥兒塗好做箇標標兒提上街
去賣轉了半日都嫌是破的無人肯買落後走到王
屠對門開米舖的田大郎門首叫住要買那田大郎
是箇近視眼却看不出損處一口就還入十文錢石
雪哥也就肯了田大郎將錢遞與石雪哥接過手剛
在那里數明不想王屠在對門看見叫道大郎你且
仔細看看真要買了破的這是瞞他眼力不齊乃一

時戲說之言誰知田大郎真箇重新仔細一看看出
那箇破損處來對王屠道早是你說不然幾乎被他
哄了果然是破的連忙討了銅錢退還鍋子石雪哥
初時買成了心中正在歡喜次後討了錢去心中痛
恨王屠恨不得與他性命相博只爲自己貨兒果然
破損沒箇因頭難好開口忍着一肚子惡氣提著鍋
子轉身臨行時還把王屠怒目而視巴不能等他問
一聲就要與他廝鬧那王屠出自無心那箇去看他
石雪哥見不來招攬只得自去不想心中氣悶不曾
照管得脚下絆上一交把鍋子打做千百來塊將王

屠就恨入骨髓。思想沒了生計，欲要尋條出路。詐那王屠却又捨不得性命，沒甚計較，就學做夜行人，到也順溜。手到擒來，做了年餘。緣這生意微細，合人大隊裏在衛河中巡緝得來，大碗酒，大塊肉，好不快活。那時反又感激王屠起來。他道是：當日若沒有王屠說這句話，賣成這隻銅子，有了本錢，這時只做小生意。過日那有恁短快活。及至惡貫滿盈，被拿到官，情真罪當，料無生理。却又想起昔年的事來。那日若不。是他說破賣這幾十文錢做生意，度日不見致有今日。所以報害王屠，一口咬定死也不放。故此他便認。

半批面
八項特於
史提念
以安耳
日小人

得王屠王屠却不相認後來直到秋後典刑齊綁在
法場上王屠問道今日提是死了你且說與我有甚
冤孽害我致此說箇明白死也甘心不雪哥方把前
情說出王屠連喊冤枉要辨明這事你想此際有那
箇來采你只好含冤而死正是

只因一句閒言語

前送堂堂六尺軀

閒話休題且說盧楠早上候起已至巳解不見知縣
來到又差人去打聽回報說在那里審問公事盧楠
心上就有三四分不樂道既約了絕早就來如何這
時候還問公事停了一回還不見到又差人去打聽

來報說這件公事，還未問完哩。盧柁不樂，有六七分。了想道：是我請他的，不是只得耐這次罷。俗語道得：好等人性急，略遇一回，又差人去打聽。這人行無一箭之遠，又差一人前來，頃刻就差上五六箇人去打聽。少停一齊轉來，回覆說：正在堂上，夾人想這事，急切未得完哩。盧柁聽見這話，湊成十分不樂，心中大怒道：原來這俗物一無可取，却只常來纏帳幾乎，錯認了如今幸爾還好。卽今家人撤開下面這卓酒席，走上前居中，向外而坐，叫道：快把大盃灑熱酒來，洗滌俗鴨。家人都稟道：恐大爺一時來到，盧柁睜起眼。

噫老爺到了還不起來。汪知縣舉目看他身上服色不像以下之人。又見旁邊放着葛巾野服。分付且莫叫喚。看是何等樣人。那常來下帖的差人向前仔細一看認得是盧構稟道。這就是盧相公醉倒在此。汪知縣聞言登時紫漲了面皮。心下大怒道。這廝恁般無理故意哄我上門羞辱。欲得教從人將花木打箇希爛。又想不是官體。忍着。一肚子惡氣。恁恁上轎。分付回縣轎夫擡起打從舊路。直至園門首。依原不見一人。那些皂快沒一箇不搖首咋舌道。他不過是箇監生。如何將官府恁般藐視。這也是件異事。知縣在

百十一
橋上聽見自覺沒趣。惱怒愈加。想道：他德盛才高，也
是我的治下，曾請過數遍不肯來，見情願就見又請
送銀酒，我亦可爲折節敬賢之至矣。他却如此無理，
將我侮慢，且莫說我是父母官，即使平交，也不該如
此。到了縣裏，怒氣不息，即便退入私衙，不題。且說盧
梅這些家人小廝，見知縣去後，方纔出頭到堂中看
家主時，睡得正濃。直至更餘方醒，衆人說道：適纔相
公睡後，大爺就來，見相公睡着，便起身而去。盧梅道：
可有甚話說？衆人道：小人們恐難好答應，俱走過一
邊，不曾看見。盧梅道：正該如此。又懊悔道：是我一時

性急不會分付開了圍門，却被這俗物直至此間，踏
污了地上。教管園的明早快挑水將他進來的路徑
掃，將乾淨。又着人尋訪常來下帖的差人，將向日所
送書儀并那鐘、泉、酒、祭，還與他那差人，不敢隱匿，送
卽到縣裏去繳還。不在話下，却說汪知縣，還到衙中，
夫人接着見他，怒氣冲天，問道：「你去赴宴如何？這般
氣惱，」汪知縣將其事說知。夫人道：「這都是自取，怕不
得別人。你是箇父母官，橫行直撞，少不得有人奉承。
如何屢屢卑污苟賤，反去請教子民？他總是有才與
你何益？今日討恁般怠慢，可知好麼？」汪知縣又被夫

人揀白了幾句。一發怒上加怒。坐在交椅上。氣憤憤的半晌無語。夫人道。何消氣得。自古道。破家縣令。只這四箇字。把汪知縣從睡夢中喚醒。放下了憐才敬士之心。須提起生事害人之念。當下口中不語。心下躊躇。尋思。計策安排。盧生必置之死地。方洩吾恨。當夜無話。汪知縣早衙已過。次日喚一箇心腹令史進衙商議。那令史姓譚名道。頗有才幹。慣與知縣通賍。過付。是一箇積年猾吏。當下知縣先把盧構得罪之事叙過。次說要訪他過惡。參之。以報其恨。譚道。老爺要與盧構作對。不是輕舉妄動的。須尋得一件沒

緊閃的大事，坐在他身上，方可完得性命。那奉訪一節，恐未必了事。在老爺反有干碍。汪知縣道却是爲何？譚遵道：盧柎與小人原是同里，曉得他多有人官。府往來，且又家私豪富，平昔雖則恃才狂放，却沒甚違法之事。總然拿了，少不得有天大分上，到上司處挽回，決不至死的田地。那時懷恨扶轡，老爺豈不反受其累？汪知縣道：此言雖是，但他恁地放肆，定有幾件惡端，你去細細訪來。我自有的處。譚遵答應出來，只見外邊繳進原送盧柎的書儀，泉酒。汪知縣見了，轉覺沒趣，無處出氣，遷怒到差人身上，說道：不該救他。

的回來，打了二十毛板，就將銀酒都賞了差人。正是

勸君莫作傷心事

世上應多切齒人

話分兩頭，却說浮丘山腳下，有箇農家，叫做鈕成老。婆金氏，夫妻兩口，家道貧寒，却又少些行止，因此無人肯把田與他耕種。歷年只在盧柟家做長工。過且二年前，生了一個兒子，那些一般做工的，同盧家幾箇家人，聞分子與他賀喜，論起鈕成恁般窮漢，只該辭了纔是十分情，不可却。柟家有幾胡亂請衆人喫三盃，可也罷了，不想他却去弄空頭，裝好漢，寫身子與盧柟家人盧才，抵借二兩銀子，整整箇大大姓，情款待

衆人鄰里盡送湯餅熱烘烘倒像箇財主家行事外邊正喫得快活那得知孩子隔日被貓驚了這時了帳十分敗興不能勾盡歡而散那盧才肯借銀子與鈕成原懷着箇不良之念你道爲何因見鈕成老婆有三四分顏色指望以此爲繇要勾搭這婆娘誰知緣分淺薄這婆娘情願白白裏與別人做些交易偏不肯上盧才的樁兒反去學向老公說盧才怎樣來調戲鈕成認做老婆是箇貞節婦人把盧才恨入骨髓立意要賴他這項銀子盧才楚了年餘見這婆娘拚喬做樣料道不能勾上釣也把念頭休了一味索

銀兩下面紅了好幾場，只是沒有有人敢盧才箇法。兒道：他年年在你家做長工，何不耐到發工銀時，一併扣清，可不乾凈。盧才依了此言，再不與他催討。等到十二月中，打聽了發銀日子，緊緊伺候。那盧才田產廣多，除了家人、額工的，也有幾百。每年至十二月中，預發來歲工銀，到了是日，眾長工一齊進去領銀。盧才恐家人們作弊，短少了眾人的，親自唱名親發。又賞一頓酒飯，喫箇醉飽，叩謝而出。剛至宅門口，盧才一把扯住鈕成，問他要銀。那鈕成一則還代肉痛，二則被他調戲老婆，素着幾盃酒興，反撒賴起來。將

銀塞在兜肚裏罵道狗奴才只欠得這丟銀子便生
心來欺負老爺今日與你性命相博當胸撞一箇滿
懷盧才不曾隄防踉踉蹌蹌倒退了十數步幾乎跌
上一交惱動性子趕上來便打那狗奴才却又犯
了衆怒家人們齊道這厮恁般放潑總使你的理直
到底是我家長工也該讓我們一分怎地欠了銀子
反要行兇打這狗才入齊擁上前亂打常言道雙拳
不敵四手鈕成獨自一箇如何抵當得許多人着實
受了一頓拳脚盧才看見銀子藏在兜肚中扯斷帶
子奪過去了衆長工再三苦勸方纔住手推着鈕成

回家不道盧柝在書房中隱隱聽得門首喧嚷。喚骨
門的查問他的家法最嚴。骨門的恐怕連累從實。應
說盧柝卽叫盧才進去。說道我有示在先。家人不許
擅放私債。盤算小民。如有此等。定行追還原券。重責
逐出。你怎麼故違我法。却又截搶工銀。行兇打他。這
等放肆可惡。登時取出幾兩銀子。并那紙文契。打了
二十。逐出不用。分付骨門的。鈿成來時。着他來見我。
領了銀券去。骨門的連聲答應出來。不題。且說鈿成
剛喫飽得酒食。受了這頓拳頭。腳尖。銀子原被奪去。
轉思轉惱。愈想念氣。到半夜裏。火一般發熱起來。覺

道心頭脹悶難過次日便爬不起到第二日早上對
老婆道我覺得身子不好莫不要死你快去叫我哥
哥來商議自古道無巧不成話元來鈕成有个嫡親
哥子鈕文正賣與令史譚遵家爲奴金氏平昔也曾
到譚家幾次路徑已熟故此教他去叫當下金氏听
見老公說出要死的話心下着性帶轉門兒冒着風
寒一徑往縣中去尋鈕文那譚遵四處察訪盛柁的
事過並無一件知縣又再三催促到是个兩難之事
這一日正坐在公廨中只見一个婦人慌慌張張的
走入來舉目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家人鈕文的弟婦

金氏向前道了萬福，問道請問令史，我家伯伯可在麼？譚遵道：到縣門前買小菜，就來你有甚麼急事？金氏道：好教令史知得，我丈夫前日與盧監生家人盧才費口，夜間就病起來，如今十分沉重，特來尋伯伯去商量。譚遵開言，不勝喜歡，忙問道：且說爲甚，與他家費口？金氏卽將與盧才借銀起，直至相打之事，細細說了一遍。譚遵道：原來恁地，你丈夫沒事，便能備有些山高水低，急來報知，包在我身上，與你出氣，還要他一注大財，教你下半世快活。金氏道：若

得令史張主，可知好麼？正說間，縣文已回，金氏將這

事說知一齊同去臨出門諱避又囑付道如有發故
速速來報鈕文應允離了縣中不消一個時辰早到
家中推門進去不見一些氣息到牀上看時把二人
嚇做一跳元來直僵僵挺在上面不知死過幾時了
金氏便號淘大哭起來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各自飛

那些東隣西舍听得哭聲都來觀看齊道虎一般的
後生活活打灰了可憐可憐鈕文對金氏說道你且
莫哭同去報與我主人再作區處金氏依言鎖了大
門囑付隣里看覷則个跟着鈕文就走那隣里中商

議道他家一定去告狀了。地方人命重情，我們也須呈明。脫了干係，隨後也往縣裡去呈報。其時遠近村坊盡知鈕成已死，早有人報與盧柟。那盧柟原是疎略之人，兩日鈕成不去領這銀券，連其事却也忘了。及至聞了此信，卽差人去尋獲盧才送官。那知盧才听見鈕成死了，料道不肯干休，已先挑之。天天不在話下。且說鈕文、金氏，一口氣跑到縣裡報知譚遵。譚遵大喜，悄悄的先到縣中稟了知縣，出來與二人說明。就拜教了說話流水寫起狀詞，單告盧柟強占金氏不遂，將鈕成搶歸打死，教二人擊鼓叫冤。鈕文依

了家主領着金氏，不管三七念一，執了一塊木柴，把鼓亂敲，口內一片聲，叫喊救命。衙門差役自有譚遵分付，竝無攔阻。汪知縣听得擊鼓，即時升堂，喚鈕文金氏至案前，纔看狀詞，恰好地隣也到了。知縣專心在盧柎身上，也不看地隣呈子，是怎樣情絲，假意問了幾句，不等發房，即時出籤差人，捉盧柎立刻赴縣。公差又受了譚遵的叮囑，說大爺惱得盧柎，要緊你們此去，只除婦女孩子，其餘但是男子，漢盡數拿來。衆皂快素知知縣與盧監生有仇，況且是个人家，若還人少，進不得他大門，遂聚起三兄四弟，共有四五

十人分明是一羣猛虎。此時隆冬，日短天已傍晚，影雲密布，朔風凜冽，好不寒冷。譚遵要奉承，知縣陪出酒漿，與眾人先發個興頭。一家點起一根火把，飛奔至盧家門首，發一聲喊，齊搶入去。逢着的便拿，家人們不知爲甚，嚇得東倒西歪。兒啼女哭，沒奔一頭處。盧梅娘子正同着了，鬘們在房中圍爐，向火忽聞得外面人聲鼎沸，只道是漏了火，急叫了鬘們觀看。尚未動步，房門口早有家人報道：大娘不好了，外邊無數人執着火把，打進來也。盧梅娘子還認是強盜來打劫，驚得三十六个牙齒，死塔塔的相打，慌忙叫了

鬢快閉上房門，言猶未畢，一片火光，早已擁入房裏。那些丫頭們奔走不迭，只叫大王爺饒命。衆人道：胡說，我們是本縣大爺差來拿盧柟的。什麼大王爺。盧柟娘子見說這話，就明白向日丈夫怠慢了。却將今日尋事故來，提布便道：既是公差，難道不知法度的。我家總有事在縣，量來不過戶婚田土的事罷了，須不是大逆不道。如何白日裡不來，黑夜間率領多人明火執杖打入房帷，乘機搶劫。明日到公堂上去講，該得何罪。衆公差道：只要還了我盧柟，但憑到公堂上去講，遂滿房遍搜一過，只掠器血寶玩取勾像意。

方纔出門，又打到別个房裡，把姬妾們都驚得，鑽入床底下去。各處搜到，不見盧柝，料想必在園上一齊。又趕入去，盧柝正與四五个賓客在暖閣上飲酒，小優兩傍吹唱，恰好差去拿盧柝的家人在那裏回話。又是兩個亂喊上樓，報道相公禍事到也。盧柝帶醉問道：有何禍事？家人道：不知爲甚，許多人打進大宅，拾却東西送着的，便被拿住。今已打入相公房中去了。家賓客被這一驚，一滴酒也無了。齊道：這是爲何？可去看來，便要起身。盧柝全不在意，反攔住道：由他，且喫酒。莫要散興，快斟熱酒來。家人跌足。

道相公外邊恁般慌亂，如何還要飲酒說聲未了，忽見樓前一派火光閃爍，衆公差奔擁上樓，嚇得那幾個小僂滿樓亂滾，無處藏躲。盧柟大怒，喝道：「甚麼人敢到此放肆？」叫人快拿衆公差道：「本縣大爺請你說話，只怕拿不得的。」一條索子套在頸裡，道：「快走快走。」盧柟道：「我有何事，這等無禮，偏不去？」衆公差道：「老實說，向日請使，請你不動，如今拿到，要拿去的，牽着索子推的，推扯的，扯攤下樓來，家人共拿了十四五個，衆人還想連賓客都拿，內中有人認得，但是貴家公子，又是有名頭秀才，遂不敢去惹他。」一行人離了園。

宋三路關妙妙直至縣裡這幾個賓客放心不下也
隨來觀看躲避的家人也自出頭奉着主母之命將
了銀兩趕來與人使用打探不在話下且說汪知縣
在堂等候堂前灯笼火把照耀輝如白晝四下絕不
聞一些人聲衆公差押虛柙等直至丹墀下舉目看
那知縣滿面殺氣分明坐下個閻羅天子兩行隸卒
排列也與牛頭夜叉無二家人們見了這個威勢一
个个膽戰心驚衆公差跑上堂稟道虛柙一起拿到
了將一千人帶上月臺齊齊跪下鈕文金氏另跪在
一邊惟有虛柙挺然居中而立汪知縣見他不跪仔

細看了一看冷笑道是一個土豪見了官府猶恁般無狀在外安得不肆行無忌我且不與你計較暫論到監裡去坐一坐盧柎倒走上三四步橫挺着身了說道就到監裡去坐也不妨只要說个明白我得何罪昏夜差人抄沒知縣道你強占良人妻女不遂打灰鈕成這罪也不小盧柎聞言微微笑道我只道有甚天大事情元來爲鈕成之事據你說止不過要我償他命罷了何須大驚小怪但鈕成原係我家傭奴與家人盧才角口而灰却與我無干卽使是我打成亦無灰罪之律若必欲借彼証此橫加無影之罪以

雪私怨。我盧柟不難屈承。只怕公論難混。任知縣大怒道。你打从平人昭然耳目。却冒認爲奴。污讒刑官。抗拒不跪公堂之上。尚敢如此狂妄。平日豪橫不問可知矣。今且勿論人命真假。只抗逆父母官。該得何罪。喝教拿下去打。衆公差齊聲答應。趕向前一把揪翻盧柟。叫道。士可殺而不可辱。我盧柟堂堂漢子。何惜一死。却要用刑。任憑要我認那一等罪。無不如命。不消責罰。衆公差那里錄他。做主接倒在地。打了三十知縣。喝教住了。并家人齊發下獄中。監禁鈕成尸首。着地方買棺盛殮。發至官壇。候驗。鈕文金氏干證。

人等召保听審盧柁打得血肉淋漓兩個家人扶着
一路大哄走出儀門這幾個朋友上前相迎家人們
還恐怕來拿遠遠而立不敢近身眾友問道爲甚事
就到杖責盧柁道竝無別事汪知縣公報私仇借家
人盧才的假人命粧在我名下要加个小小死罪眾
友驚駭道不信有此等奇冤內中一友道不打緊待
小弟回去與家父說了明日拉合縣鄉耆孝廉與縣
公講明料縣公難減公論自然開釋盧柁道不消兄
等費心但憑他怎地擺布罷了只有一件緊事煩到
家間說一聲教把酒多送幾罇到獄中來眾友道如

今酒也該少飲。盧楠嘆道：人生貴在適意，貧富榮辱俱身外之事，于我何有？難道因他要害我，就不飲酒了？這是一刻也少不得的。正在那里說話，一個獄卒推着背道快進獄去，有話另日再說。那獄卒不是別人，叫做蔡賢，也是汪知縣得用之人。盧楠睜起眼，喝道：「可惡！我自說話與你何干？蔡賢也焦躁道：「阿呀！你如今是在官人犯了，這樣公子氣質，且請收起用不着了。盧楠大怒道：「什麼在官人犯，就不進去便怎麼？蔡賢還要回話，有幾個老成的將他推開，做好做反，勸盧楠進了監門。家友也各自回去。盧楠家人自

歸家問覆王母不在話下元來盧柎出衙門時，譚遵緊隨在後，察訪這些說話，一句句所得明白，進衙報與知縣，知縣到次早，只說有病不出堂理事，衆鄉官來時門上人連柎也不受，至午後忽地升堂，喚齊金氏一千人犯，并伴作人等，監中吊出盧柎主僕徑去檢驗，鈕成尸首，那件作人已知縣主之意，輕傷盡報做重傷地隣也，理會得知縣要與盧柎作對，齊咬定盧柎打處知縣，又哄盧柎將出鈕成傭工文券，只認做假的，盡皆扯碎，嚴刑拷逼，問成死罪，又加二十大板，長枷手柙下在死囚牢裏，家人們一槩三十滿徒。

三年召保所候發落金氏鈕文干証人等發回寧家
尸棺俟詳轉定奪將招錄登成文案并盧柎抗逆不
跪等情細細開載在內備文申報上司雖衆鄉紳力
爲申理知縣執意不從有詩爲証

縣令從來可破家

治長非罪亦堪嗟

瀟堂今日容高士

名圖無人理百花

且說盧柎本是貴介之人生下一个膿窠赤兒就要
請醫家調治的如何經得這等刑杖到得獄中昏迷
不醒幸真合監的人知他是个有錢上兒本承不暇
流水把膏藥末藥送來家中嫌于又請太醫來調治

外修內備不勾一月平服如舊那些親友絡繹不絕到監中候問獄卒人等已得了銀子歡天喜地錄他們直進市出並無攔阻內中單有蔡賢是知縣心腹如飛稟知縣主慳地到監點閱搜出五六人來却都是有名望的舉人秀士不好將他難爲教人送出獄門又把盧柝打上二十四五个獄卒一槩重責那獄卒們明知是蔡賢的緣故咬牙切齒因是縣主得用之人誰敢與他計較那盧柝平日受用的高堂大厦錦衣玉食眼內見的是竹木花卉耳中間的是笙簫細樂到了晚間嬌姬美妾倚翠偎紅似神仙般散誕

的人如今坐于獄中住的却是鎖頭不進半場不倒
的房子。眼前見的無非死犯重囚。語言嘈雜面目
頑分明一班妖魔鬼怪。耳中聞的。不過是腳鐐手杻
鐵鏈之聲。到了晚間提鈴喝號。擊柝鳴鑼。唱那歌兒
何等悽慘。他雖是豪邁之人。見了這般景像。也未免
視物傷情。恨不得肋下頃刻生出兩個翅膀。飛出獄
中。又恨不得提把板斧。劈開獄門。連眾犯也都放走。
一塗轉着受辱光景。毛髮倒豎。恨道我盧柝做了一
世好漢。却送在這個惡賊手裡。如今陷于此間。怎能
向出頭日子。忽然曉得出去。亦有何顏見人。要這性

命何用。不如尋个自盡。到得乾淨。又想道。不可不可。昔日成湯文王。有夏室姜里之囚。孫贖馬遷。有別足。腐刑之辱。這幾個都是聖賢。尚忍辱待時。我盧柟豈可短見。却又想道。我盧柟相知滿天下。身列縉紳者。也不少。難道急難中就坐觀成敗。還是他們不曉得。我受此奇冤。須索寫書去通知教他們。到上司處挽回。遂寫起若干書。差家人分頭投遞。那些相知也有見任。也有林下。見了書札。無不駭然。也有直達汪知縣。要他寬罪的。也有托上司開招的。那些上司官一來也曉得盧柟是當今才子。有心開釋。都把招詳

駁下縣裡回書中又露个題目教盧楠家屬前去告
狀轉批別衙門開招出罪盧楠得了此信心中暗喜
卽教家人往各上司訴冤果然都批發本府理刑勘
問理刑官已先有人致意不在話下却說汪知縣幾
日間連接數十封書札都是與盧楠求解的正在躊
躇忽見各上司招詳又都駁轉過了幾日理刑廳又
行牌到縣弔卷捉人已明知上司有開招放他之意
心下老大驚惧想道這廝果然神通廣大身子坐在
獄中怎麼各處關節已是布置到了若此番脫漏出
去如何慌得我過一不做二不休若不斬草除根空

有後患當晚差譚遵下獄教獄卒蔡賢拿盧柟到隱僻之處遍身鞭朴打勾半死推倒在地縛了手足把個土囊壓住口鼻那消一個時辰嗚呼哀哉可憐滿腹文章到此冤沉獄底正是

英雄常抱千年恨

風木寒烟空斷魂

話分兩頭却說濬縣有个巡捕縣丞姓董名紳員士出身任事彊幹用法平恕見汪知縣將盧柟屈陷大罪十分不平只因官卑職小不好開口每下獄查點便與盧柟談論兩下遂成相知那晚恰好也進監巡視不見了盧柟問衆獄卒時都不肯說惱動性子一

片聲喝打，方纔低低說大爺差譚令史來討氣絕已拿向後邊去了。董縣丞大驚道：大爺乃一舉父母那有此事，必是你們這些奴才索詐不遂，故此謀他性命。快引我去尋來。衆獄卒不敢違逆，直引至後邊一條夾道中，劈面撞着譚邊蔡賢，喝教拿住。上前觀看，只見盧栲仰在地上，手足盡皆綁縛，面上壓個土囊。董縣丞叫左右提起土囊，高聲叫喚，也是處栲命不該，灰漸漸斃，應與他解去繩索，扶至房中，尋些熱湯喫了，方能說話。乃將譚邊指揮蔡賢打罵謀害情絲，說出董縣丞安慰一番，教人伏事他，睡下然後帶譚

邊二人對於屬上思想這事，雖出是縣主之意，料今
敗露也不敢承認，欲要拷問，譚遵又想他是縣主心
腹，只道我不存體面，反為不美，單喚過蔡賢，要他招
承，與譚遵索詐不遂，同謀盧柎性命，那蔡賢初時只
推縣主所遣，不肯招承，董縣丞大怒，喝教夾起來，那
衆獄卒因蔡賢向日報縣主來問監，打了板子，心中
懷恨，尋過一副極短極緊的夾棍，纔套上去，就喊叫
起來，連稱願招，董縣丞即便教住了，衆獄卒恨着前
日的毒氣，只做不聽見，倒移命收緊，夾得蔡賢叫爹
叫娘，連祖宗十七八代盡叫出來，董縣丞連聲喝住。

方纔放了，把紙筆要他親供。蔡賢只得依着董縣丞說話，供招董縣丞將來袖過分付衆獄卒。此二人不許擅自釋放，待我見過大爺，然後來取。起身出獄回衙，連夜修了文書，次早汪知縣升堂，便去親遞汪知縣。因不見譚遵回覆，正在疑處，又見董縣丞呈說這事，暗喫一驚，心中雖恨他冲破了網，却又奈何他不得。看了文書，只管搖頭，恐沒這事。董縣丞道：「是晚生親眼見的，怎說沒有堂尊？若不信，喚二人對案便了。」那譚遵猶可，想這蔡賢最是無理，連堂尊也還污蔑。若不究治，何以懲戒後人。汪知縣被道着心事，滿面

通紅生怕傳揚出去壞了名聲只得把蔡賢問徒發遣自此懷恨董縣丞尋兩件風流事過叅與上司罷官而去此是後話不題再說汪知縣因此謀不諧遂具牒呈送各上司又差人往京中傳送要道之人大抵說盧構恃富橫行鄉黨結交勢要打或平人抗送問官營謀關節希圖脫罪把情節做得十分利害無非要張揚其事使人不敢救援又教誨遵將金氏出名連夜刻起寬單遍處粘帖布置停當然後脩文起解到府那推官原是沒擔當懦怯之輩見了知縣揭帖并金氏寬單果然恐怕是非不敢開招照舊申報

上、司、大、凡、刑、獄、經、過、理、刑、問、結、別、官、就、不、敢、交、動、處、
柙、指、望、這、番、脫、離、牢、獄、誰、道、反、坐、實、了、一、重、處、案、依、
舊、發、下、濬、縣、獄、中、監、禁、還、指、望、知、縣、去、任、再、回、昭、雪、
那、知、汪、知、縣、因、扳、翻、了、个、有、名、富、豪、京、中、多、道、他、有、
風、力、到、得、了、个、美、名、行、取、入、京、陞、爲、給、事、之、職、他、已、
居、當、道、處、柙、總、有、通、天、攝、地、的、神、通、也、沒、人、敢、翻、他、
招、案、有、一、巡、按、御、史、樊、某、憐、其、克、枉、開、招、釋、罪、汪、給、
事、知、道、投、意、與、同、科、官、劾、樊、巡、按、一、本、說、他、得、了、賄、
賂、賣、放、重、囚、罷、官、回、去、着、府、縣、原、拿、盧、柙、下、獄、因、此、
復、來、上、司、誰、知、其、克、誣、肯、捨、了、自、己、官、職、出、他、的、罪、

名光陰迅速，盧柟在獄不覺又是十有餘年，經了兩個縣官。那時金氏鈕文，雖都病故，汪給事却陞了京堂之職，威勢正盛，盧柟也不做出獄指望，不道災星將退，那年又選一個新知縣到任，只因這官人來有分教：

此日重陰方啓照，今朝甘露不成霜。

却說濟縣新任知縣，姓陸名光祖，乃浙江嘉興府平湖縣人氏。那官人胸藏錦繡，腹隱珠璣，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術。出京時，汪公會把盧柟的事相囑心下，就有此疑惑，想道：雖是他舊任之事，今已年

陸公子孫
聚財述甲
不似雲霄

久與他還有甚相干諄諄教諭其中必有緣故到任
之後訪問邑中鄉紳都為稱枉叙其得罪之緣陸公
還恐虛傳是個富家央浼下的未敢全信又四下暗
暗體訪所說皆同乃道既為民上管可以私怨羅織
陷人大辟欲要申文到上司與他昭雪又想到若先
申上司必然行查嚴勘便不能決裁了事不如先開
釋了然後申報遂吊出那宗卷來細細查看前後招
籤並無一毫空隙反覆看了幾次想道此事不得虛
才如何結案乃出百金為信賞錄立限與捕役妥拿

陸公子孫
聚財述甲
不似雲霄

筆批云

審得鈕成以領工食銀於盧柎家爲盧才叩債
以致爭鬪則鈕成爲盧氏之雇工人也明矣雇
工人亦無家翁償命之理况放債者亦叩債者
亦斫打者亦木釋才坐柎律何稱焉才遁不到
官累及家翁死有餘辜撥抵不枉盧柎久於獄
亦一時之厄也相應釋放云云

當日監中取出盧柎當堂打開枷紐釋放回家合衙
門人無不驚駭就是盧柎也出自意外甚以爲異陸
公備起申文把盧才起彙根錄并受枉始末一一開

卷之二十一
三

叙親至府中相見接院呈遞接院看了申文道他據
行開釋必有私弊問道聞得盧楠家中甚富賢令獨
不避嫌乎陸公道知縣但知奉法不知避嫌但知問
其枉不枉不知問其富不富若是不枉夷齊亦無生
理若是枉陶朱亦無成法接院見說得詞正理直更
不再問乃道昔張公為廷尉獄無冤民賢令近之矣
敢不領教陸公辭謝而出不題且說盧楠回至家中
合門慶幸親友盡來相賀過了數日盧楠差人打听
陸公已是回縣要去作謝他却也素位而行換了青
衣小帽娘子道受了陸公道般大德大恩須備些禮

物去謝他便好。盧翁道：我看陸公所爲，是個有肝膽的豪傑，不比那齷齪貪利的小輩。若送禮去，反輕賤他了。娘子道：怎見得是反爲輕賤？盧翁道：我沉寃十餘載，上官皆避嫌，不肯見原陸公。初蒞此地，卽廉知枉毅然開釋，此非有十二分才智，十二分膽識，安能如此？今若以利報之，正所謂故人知我，我不知故人也。如何使得？卽輕身而往。陸公因他是个才士，不好輕慢，請到後堂相見。盧翁見了陸公，長揖不拜。陸公暗以爲奇，也還了一禮。遂教左右看坐，問子就扯把椅子放在傍邊，看官你道有怎樣奇事？那盧翁乃久

滯的罪人。虧陸公救拔出獄。此是再生恩人。就磕穿頭。也是該的。他却長揖不拜。若論別官府。見如此無禮。心上定然不樂了。那陸公毫不介意。反又命坐。可見他度量寬洪。好賢極矣。誰想盧柟見救他。仿坐倒不悅起來。說道。老父母但有成罪的。盧柟沒有仿坐的。盧柟。陸公聞言。卽走下來。重新叙禮。說道。是學生得罪了。卽遜他上坐。兩下談今論古。十分款洽。只恨相見之晚。遂爲至友。有詩爲証。

昔聞長揖大將軍

今見盧生抗陸君

夕輝析陽朝上坐

丈夫意氣薄青雲

話分兩頭却話汪公聞得陸公釋了盧柁心中不忿
又托心腹連按院劾上一本按院也將汪公爲縣令
時挾怨誣人始末細細詳辯一本倒下聖旨將汪公
罷官回去按院照舊供職陸公安然無恙那時譚遵
已省祭在家專一挑寫詞狀陸公廉訪得實叅了上
司拿下獄中間邊遠充軍盧柁從此自謂餘生絕意
仕進益放於詩酒家事漸漸淪落絕不爲意再說陸
公在任分文不要愛民如子况又發好摘隱剔清利
弊奸宄惴伏盜賊屏跡合縣遂有神明之稱聲名振
于都下只因不附權要止遷南京禮部主事離任之

日士民攀轅卧轍泣聲盈道送至百里之外那盧枏
直送五百餘里兩下依依不舍欵欵而別後來陸公
累官至南京吏部尚書盧枏家已赤貧乃南遊白下
依陸公爲主陸公符爲上賓每日供其酒資一千縱
其遊玩山水所到之處必有題咏都中傳誦一日遊
采石李學士祠遇一赤脚道人風致飄然盧枏邀之
同飲道人亦出葫蘆中玉液以酌盧枏枏飲之甘美
異常問道此酒出於何處道人答道此酒乃貧道所
自造也貧道結菴於廬山五老峯下居士若能同遊
當恣君斟酌耳盧枏道既有美醞何憚相從即刻

西人不
自入

李學士祠中作書寄謝陸公不携行李道着那赤
道人而去陸公見書嘆道脩然而來脩然而去以乾
坤爲逆旅以七尺爲浮蟬真狂士也屢遣人於廬山五
老峰下訪之不獲後十年陸公致政歸田 朝廷遣

官存問陸公使其次于往京謝恩從人見之於京都
寄問陸公安否或云遇仙成道矣後人有詩讚云

命寔英雄不自繇 獨將詩酒傲公侯

一絲不掛飄然去 贏得高名萬古留

後人又有一詩警戒文人莫學盧公以傲取禍詩曰

酒癖詩狂傲骨兼 高人每得俗人嫌

勸人休蹈盧公轍

凡事還須學謹識